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美國亞太戰略的現況與展望

doi:10.30390/ISC.199507_34(7).0003

問題與研究, 34(7), 1995

Wenti Yu Yanjiu, 34(7), 1995

作者/Author：蘇紫雲

頁數/Page：24-3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5/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07_34\(7\).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07_34(7).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美國亞太戰略的現況與展望

蘇紫雲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戰略研究所研究)

一、前言

美國的國際地位隨著兩極對抗體系的瓦解而呈現正反兩面的結果，一方面其軍事力量成爲全球唯一的超強，另一方面也由於前蘇聯的威脅不再而使其影響力相對降低，甚至遭受若干西歐及亞洲盟友的挑戰。此外，經濟競爭在後冷戰時期成爲國際衝突的主要形式，同時美國也在爲如何促進其國內經濟的活力而大感傷腦。在此一情形下，「山姆大叔」自然將關愛的眼神移往經濟快速發展的亞洲，而非局限於不再有大軍對陣的今日歐洲了。依照美國財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一九九二年美國對外貿易的出口金額中，包含中國（共）、台灣、香港、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國家在內的亞洲地區爲一一二〇億美元，西歐地區則爲九五〇億美元。且此種差距將隨著亞洲各國快速的經濟成長而更加拉大。

除了上述的經濟因素外，亞洲若干地區所可能發生的衝突也對美國的利益造成潛在的威脅。在這些潛伏的危機中首推北韓的核武問題，它成爲核武擴散能否有效遏止的試金石。而上半年正在熱頭上的南海問題美國也在幕後操盤，因爲此區域將影響美國進出印度洋的戰略設計。當然，台灣問題也是美國所關切的課題，它同時被視爲亞洲可能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的熱點之一。由於牽涉到制衡中國（共）與日本海上生命線的安危，因此美日雖相當「關切」此一問題的發展，卻僅能在中國（共）的嚴密監視中於檯面下進行。而其他的人權、民主的推廣等等亦爲美國所著力的事務之一。

本文將藉由上述種種面向的分析來觀察亞太地區國際體系的互動甚或衝突，並由其中找出美國可能藉以著力之處，再進一步透析美國既有的軍事戰略思想及軍事科技之發展及其互動關係，以找出新戰略或武器在必要時如何發揮它們的設計威力，來遂行「政治目標」。換言之，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作爲實現國家目標之工具的美國戰略及武裝力量，在後冷戰時期如何重新定位，及其未來在亞太地區所可能展現的面貌。而本文所指涉的亞太地區包含了太平洋東西兩岸以及南太平洋的國家，不過重點將置於東北亞、東南亞地區，因爲它們目前爲美國主要利益之所在。此外印度也將列於我們的討論範圍中，因爲其龐大的海軍兵力雄踞於印度洋，對亞太國家來自中東油源的海上生命線具有重大的影響力。

二、亞太地區的國際環境

風雲激盪的亞太情勢

亞洲太平洋地區目前的國際環境是由美國、日本、中國（共）、俄羅斯四個主要的權力核心所主導。不過其他相對國力較小的國家其自主性較之冷戰時期也相對增大。在這種多元權力的相互激盪下，加上與同質性甚高的西歐比較起來，亞洲的種族、文化、宗教乃至於意識型態、政治制度等皆甚為複雜，凡此皆使亞太地區的氣氛益發詭譎，可說是風平浪靜卻暗潮洶湧。

就以各方爭議不下的南海問題為例，表面上各當事國都聲稱應該採取經濟合作的方式來和平解決爭端，檯面下卻不約而同的加強海空力量各懷鬼胎。此種軍備競賽的升高，可能促使某些國家由於軍力增強而採取冒進策略或是使居劣勢者採先發制人的手段從而引發軍事衝突。

然而，目前亞洲的經濟成長卻也位居世界的牛耳地位，貿易數量相當龐大。同時尚擁有中國大陸這個全球最具潛力的市場之一，因此亞太地區的經濟利益遂吸引了眾多國家的矚目。而橫跨大西洋與太平洋的美國自然也不會對此一商業大餅視若無睹的，只是為了肆應全球商業競爭的風潮並降低軍費支出，美國的國防經費也遭柯林頓總統的刪減^①，並進而影響美國海外駐軍的數量。至於柯林頓總統與「變天」成功的共和黨議員們對國防經費的歧異點為何，本文在後面將予討論。而在中共方面，其對外政策雖是抱持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基本態度^②，不過一旦涉及主權問題則迴旋的空間將相對減小，除非是遭逢「技術性困難」。例如印度至今仍占領著中國西南疆的若干領土，而中共未採軍事行動來「收復失土」是因為「打得下，守不住」^③之故，由此可知中共在處理主權問題時也有其理性與「務實」的一面。這一點頗值得我們在設計國防戰略時注意。

再來看看俄羅斯與日本。作為世界軍事大國的俄羅斯，雖然繼承了前蘇聯龐大的軍事遺產，然而由於國內經濟問題嚴重導致軍費嚴重不足，其太平洋艦隊因此長期碇泊於海參威港內，和冷戰時期動輒與美日艦艇於海上「捉迷藏」的盛況相較起來，活動力大不如昔。至於日本，則身為世界的經濟大國。其武裝部隊的總體力量雖與其國力不成比例，但「海上自衛隊」的作戰能力在亞洲地區可說首屈一指，僅次於美軍第七艦隊。不過日本由於受到其憲法的制約及亞洲若干國家反應不良的影響，發展軍備較為礙手。也就是說，日俄兩國目前對亞太的影響力主要都是建構在經濟與政治權力之上，只是日本的「海自」具有較佳的能力，可以在必要時以武力來確保其國家目標的獲致。

影響亞太事務的主要因素

註① “CBO Disputes Clinton Defense Budget,”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0, 1995, A15.

註② 燕楊、楚刀，「亞太地區安全問題及各方的基本態度」，*現代國際關係*（北京），一九九四年第七期，頁一～七。

註③ *Can the Chinese Army Win the Next War?*, (Washington: FBIS & JPRS, 1994), p.5.

若就亞太地區的全盤情勢而言，目前此區域國際環境的主要脈動可說是以下列數點為重心而相互影響，茲說明如下：

(一)地區性安全威脅：

本區域潛在的可能衝突地區主要包括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南海島群、日本北方四小島等。其中關於台灣海峽爆發衝突可能性的看法趨於兩極，而主張可能性較低的一派主要是認為，台灣若能持續換裝先進武器，同時在統獨問題上保持較為彈性的選擇，如此一方面增加中共犯台的風險，一方面避免過度刺激中共，則中共跨海襲擊台灣的可能性甚低。^④簡單的說，上述這些潛在衝突的背後主要因素仍為領土及主權的紛爭，唯有南海島群因為事涉可能的油藏亦可視為利益衝突。

(二)經貿合作與摩擦：

亞太地區目前是全球經貿活動最為活絡的地區，區域內各國間的貿易往來有合作也有衝突，其中自然以衝突及摩擦較為人注意。特別是美國與各國間的經貿衝突更是不斷，區域內的主要貿易夥伴幾乎皆受過美國「三〇一法案」的威脅，諸如美中（共）、美日、中（台）美間的貿易衝突等。就以中共與美國間因人權問題及智慧財產權談判所引發的貿易摩擦為例，美國依慣例祭出貿易制裁的伎倆，而中共不甘示弱的也抬出「對外貿易法」第七條的懲罰性關稅、暫停合資項目申請等進行反報復^⑤。當然，合作關係也不應忽視，諸如跨國間的產業整合、外商投資乃至於亞太經合會（APEC）及亞洲開發銀行等。

(三)軍備競賽：

亞太地區在後冷戰時期亦成為全球擴充軍備最為積極的地區，特別是東北亞及東南亞周邊國家，這一方面是由於美軍逐漸由此一地區淡出，另一方面更是潛在的可能衝突所致。茲分述如後：

1. 東北亞地區：朝鮮半島的軍事對峙仍未解除，北韓一方面以發展核武作為要脅，同時加速更新其機械化砲兵裝備並部署射程更長的「勞動二號」中程飛彈，後者使日本有芒刺在背之感。南韓則將主力置於空軍裝備的更新，將由美國引進一三〇架F-16C/D型戰轟機，並在國內裝配生產。日本雖然放慢武器裝備更新的腳步，不過其海上自衛隊的實力卻仍持續增強，特別是其引進有「小神盾」之稱的「金剛級」防空驅逐艦後，其遠離本土空中掩護，執行長程海上護航的戰力將更為增強，這也意味著日本海權的影響力將更為延伸，而數量不詳的同型艦尚在持續建造中。至於中共就更不消說了，檯面上其向俄羅斯引進了蘇凱二七重型戰鬥機、T七二型主戰車、基洛（Kilo）級柴電潛艇、IL-76重型運輸機，並由以色列協助發展殲十戰機等，並企圖建立空母戰鬥群。其戰略設計很明顯是要建立長程及遠洋的傳統打擊武力。台灣在這場軍備競賽中自然不會缺席，除了向美法兩國引進新式的戰機與水面艦艇以增加制空、制海的籌碼外，也逐步改進其地面部隊的機械化裝備，以期改善火力與機動力。

註④ Paul Monk, "Keeping its options open," A-PDR 1995 ANNUAL Reference Edition, pp. 53~54.

註⑤ 蔡宏明，「中共與美貿易戰的影響與策略」，工商時報，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四日，版三。

2. 東南亞地區：東南太平洋周邊國家的軍備競賽雖不若東北亞地區來得「壯觀」卻也不容小覷，且多為海空軍裝備。印尼由德國引進了十六艘前東德的帕契姆級中型巡邏艦，並將再添購十六艘的大型巡邏艦（二〇〇〇噸左右）。馬來西亞則計劃建造二七艘千噸級的巡邏艦，同時向俄羅斯採購米格二九戰機（數量未定）。除上述較引人矚目的例子外，經濟不甚寬裕的菲律賓也企圖自美國引進十一架F-16A/B戰機^⑥，連國防政策一向「攘內為主」的泰國也開始發展「兩洋戰略」，重視海軍裝備投資，包括採購兩艘潛艇及向西班牙訂購一艘輕型航艦，並向美國爭取出售F-15戰機，以維護其在太平洋及印度洋的利益^⑦。

（四）文明或文化的衝突：

亞洲地區由於種族、宗教、政治制度等皆頗為複雜，使各國人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的同質性甚低。因此類似今（一九九五）年四月間菲律賓與新加坡發生「菲籍女傭之死」的外交對抗也就難以避免了。此外諸如韓日之間的歷史心結、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潛在摩擦、乃至於日本「奧姆真理教」、南韓「統一教」等宗教問題或是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開發中國家的排華風潮，都將是未來可能引起文明或文化衝突的重要因素。由此亦可證諸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先生所提出因文明差異引起的衝突或對抗的觀念^⑧可說頗為適切。

三、美國目前的亞太利益與戰略設計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界定

由於國家資源充沛並足以有效的投射在權力的運作上，自一次大戰後美國便在國際社會中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此美國可以有效的追求其國家目標或利益，至於其國家利益的內容可說是包羅萬象，舉凡自由通商、人權、民主自由、區域穩定、禁核擴散、乃至於智財權的保護等都可含括在內。至於其在亞洲所謂的「國家利益」之具體說明，依據美國國防部於九五年二月提出的「東亞戰略報告」^⑨中的界定為：

（一）**基本利益**：美國兩世紀來在亞洲的基本利益就是維繫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定、區域通商、自由航行、同時要阻止本區域其他單一或集團強權的出現。

（二）**一般利益**：

1. **經濟利益**：由於環太平洋地區的周邊國家是美國當今最大的貿易夥伴，且其成長中的總貿易額於下世紀初將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因此亞洲經濟的穩定繁榮對美國

註⑥ 中時晚報，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廿五日，版二。

註⑦ 自立早報，民國八十四年一月廿四日，版八。

註⑧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pp. 22~49。

註⑨ William J. Perry,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Washingto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1995), p.5.

的經濟健全與世界安全將至為重要。

2.區域穩定：報告中認為，許多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穩定的環境有直接的關連性，例如亞洲在九二年時每日的原油需求量為一千四百五十萬桶，其中的百分之七十由波灣地區供應，一旦波灣局勢不穩將嚴重影響亞洲的經濟發展。因此如何維持國際環境的安定就成為主要的目標之一。

3.海上航線的暢通：由於商品及原油的輸送都有賴於海上交通的運輸，因此維持海上航運的通暢不僅是美國的利益，也是亞洲各國的利益。特別是亞洲仰賴中東石油的進口，這就更突顯美軍有由海上前往中東應付突發事件能力的重要性。

簡單的說，亞洲的穩定與繁榮是美國的重大利益之所在，其他尚包括民主理念與人權的推廣等。「因此維持足以確保此區域穩定的美軍駐防將是『朔造』^⑩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的重要環節。」

美軍的戰略設計與軍事部署

在兩極對抗體系不復存在的後冷戰時期，美國於面對經濟不景氣與國內外反對聲浪日益高漲的情況下仍執意於駐軍海外，除了維繫區域穩定等因素外，其最主要著眼點應為「保留政治影響力」^⑪同時美軍「一旦撤出，就難重返了」^⑫。此外，美國認為，在縮減單位、員額後，維持適當數量的駐軍亦有實質上的軍事需要，這與其在後冷戰時期的戰略設計有關。目前美軍主要的戰略構想與架構為：(一)戰略嚇阻及防禦。(二)前進部署；(三)危機反應；(四)部隊重建^⑬四個基礎想定。茲簡述如下：

(一)戰略嚇阻及防禦 (Strategic Deterrence and Defense)：雖然後冷戰時期爆發全球性核戰的可能已大為降低，然而面對著不可知的未來，美軍認為仍應維持一支質量俱佳的核武兵力。主要目的是做為戰略嚇阻力量，以降低潛在的敵人對美國或盟邦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⑭ (mass destruction) 進行攻擊的機會。

(二)前進部署 (Forward Presence)：美國的海外駐軍與冷戰時期相較雖已大幅減少，前進部署仍為美國戰略中重要的一環。美國可藉此向盟國展現履行協防條約的決心，並阻嚇潛在侵略者採取冒進的軍事行動，以維持區域穩定，同時也是下述危機反應戰略的基礎。當然，藉此維繫美國影響力也是主要的考量。

(三)危機反應 (Crisis Response)：危機反應可說是美國軍事戰略中的關鍵所在，因為它意味著戰爭的門檻。當某一地區出現危機或衝突，而美國基於利益或條約而決定軍事介入時，美軍將由前進部署地區與本土迅速馳援，同時美軍將視对手的實力而投入相對優勢的「決定性兵力」 (Decisive Force) 以求速戰速決，減少不必要

註⑩ William J. Perry, *op. cit.*, p.7.

註⑪ Don M. Snider, "US military force in Europe: how low can we go?," *Survival*, vol. 34, no. 4, Winter 1992~93, pp. 24~39.

註⑫ *Ibid.*

註⑬ Colin L. Powell,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S," (Washington: US DOD, January 1992), pp. 6~7.

註⑭ 作者按，此處所謂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應不單指核武器，也包含生化武器在內。

的傷亡。並可避免其他地區的潛在侵略者有機可乘。

(四)重建部隊 (Reconstitution)：由於後冷戰時期美軍的規模大為縮減，因此美軍需保持恢復或再擴建的能力，以因應未來國際環境的可能變化。重建部隊便是此一概念下的產物，它包含了戰略設計、後備部隊、人員訓練、技術開發、乃至於軍事工業等範疇，而這些事務都是攸關美軍能否在最短時間內迅速重建的基礎。

由此可看出美軍的四個戰略基礎其實是相輔相成，互為奧援的。

至於美軍在亞洲的軍事部署可分為下列幾點加以描述：

(一)任務與目標：美軍的駐亞洲部隊其主要任務自然是維持地區穩定，並確保美國的利益與影響力。至於其具體的目標則可由若干資料中觀察出來，它們包括：1.嚇阻潛在的敵人^⑤。2.保持海空航道的暢通^⑥。3.應付低強度的危機。

(二)兵力結構：美國的亞太駐軍總數已由九〇年的十三萬五千人調降為九四年的十萬人^⑦，且數量仍將持續減少。其主要的作戰兵力皆為海空打擊部隊，他們是駐日的航母戰鬥群及兩棲登陸群各一支、一個加強的空軍戰鬥聯隊。駐韓兵力則包括一個空軍戰鬥聯隊、陸軍一個師^⑧。此外，尚有若干陸軍及陸戰隊的物資裝備預置船團 (PREPO) 部署於關島 (Guam)、塞班 (Saipan) 島等處。同時第七艦隊仍持續於西太平洋執行巡弋任務。

(三)部署地點：除了前述較為人知的日、韓、關島等處外，新加坡與印度洋上的迪亞歌嘉西亞 (Diego Garcia) 島亦有美軍駐防^⑨。其中的嘉西亞由於位於印度洋，同時部署著美軍的物資裝備預置船團而別具意義。此外，太平洋東岸的阿拉斯加與作為太平洋艦隊總部的夏威夷更是太平洋美軍神經中樞之所在。

四、影響美國亞太戰略的可能因素

亞太區域的潛在威脅

亞太地區國際環境的權力結構雖逐漸呈現多元化，然而卻也因為大國勢力的消退使得此一地區的國際事務日趨複雜。就長期來看，亞太地區的潛在的威脅與不穩定因素為：南沙島群的問題、權力真空與毒品的生產及走私^⑩等，而這些問題都將對美國的利益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

註^⑤ William J. Perry, *op.cit.*, p.2.

註^⑥ *Ibid.*, p.7.

註^⑦ *Ibid.*, p.23.

註^⑧ *Ibid.*, p.25.

註^⑨ *Ibid.*, p.iv.

註^⑩ Russell D. Howard & Kelly J. Hicks, "US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Pacific Rim," *Military Review*, September 1994, pp. 42~50.

另外，東亞地區可能出現的軍事強權也令美國暗暗擔憂。中共、日本甚至包含再統一後的韓國都被視為潛在的軍事強權，尤其是堅守共產主義並致力於發展遠洋艦隊的中共。而俄羅斯及不屬本區的印度，此南北雙雄目前的政局或政策雖不明顯，然其各擁相當數量的水面兵力，影響力著實不可小覷。

基於上述種種因素的考量，東協國家所推動的「東南亞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便獲得美國相當程度的支持。此一成員包含亞洲、太平洋周邊國家及歐盟在內的組織，其最初目的雖只是提供各成員國一個關於探討、解決安全議題的機制，美國卻進一步將其視為能發揮「預防性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 甚或集體安全組織²¹的雛形。而這些潛在威脅與安全組織的發展都將影響美國的亞太戰略觀。

美國國內的政經狀況

美國的國防政策經常受到國內情勢的影響，諸如經濟、政治(含立法及行政)、民意等諸多因素多會反應在國防事務的決策過程中。特別是在目前的後冷戰時期，經濟、立法與民意的走向更往較政治因素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不過各方的立場、互動關係及角色在政策制定的運作過程中卻是難以逆料的。

就以美國一九九六年會計年度的國防經費為例，總數為二千六百一十四億美元，較九五年減少了百分之六點六²²。有趣的是此一預算大綱是由柯林頓總統提出，而國會中多數黨的共和黨議員卻極力主張加強美國軍力。這是由於共和黨於去年(九五年)的期中選舉一鼓獲勝，奪回由民主黨控制了近四十年的國會，其主要的政見訴求就是「與美國有約」(Contract With America)。依照此一政見的精神，共和黨認為政府的財政赤字主要是由社會福利政策所造成²³，而國防經費為維持美國安全之所需，因此不僅不應裁減，甚至尚有加強的需要²⁴。再回頭來看看美國九六年會計年度預算大綱則可發現，國防預算佔總預算的百分之十六；社會安全保險為三千五百一十億美元，占百分之二十二；醫療保健及老貧醫療補助則為二千七百一十億美元²⁵，占百分之十七，由此可知共和黨所言並非無的放矢。

除此之外，經濟的景氣與否自然也是影響國防政策的重要因素。柯林頓之所以要裁減國防預算自然是要減少政府預算的赤字，力保社福預算則是為了避免觸怒民眾，以免波及即將來臨的總統大選。由此觀之，若美國經濟不景氣持續而使失業人口居高不下，則失業救濟金將大幅增加，對未來的國防開支的編列將產生更大的排擠效應。前述立法與行政部門角色對調的現象雖是一個較特殊的例子，不過若考慮九六年美

註²¹ William J. Perry, *op.cit.*, p.13.

註²²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四年二月五日，版六。

註²³ 工商時報，民國八十四年二月九日，版三。

註²⁴ Bradley Graham, "Republicans Plot Military Maneuvers,"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2, 1994, A21.

註²⁵ 中央日報，前引文。

國總統大選的變數，則美國的國防政策至少在一九九七年前都將受到柯林頓政府與共和黨議員間拉鋸戰的影響，只不過軍方這次的對手及遊說的戰場不再是國會山莊的議員們，而是他們住在白宮的大老闆。

軍事科技的發展

由於軍事科技的推陳出新，種種新式武器不斷的應運而生，從而使得政治及軍事決策者在決定採用軍事行動時將有更多的選擇方案，以肆應日漸趨向於區域性衝突模式的世界事務。

在目前已面世的新式武器中，以「長程精密打擊武器」(Long Range Precision Strike Weapon System) 最具意義。此類武器有兩個主要的特徵：(1)高命中精度：其圓周命中公差(CEP)多在一〇公尺內，此種精確的打擊精度可使其有限的彈頭裝藥發揮致命的破壞效果，必要時亦可達到避免波及其他「無害」目標。(2)長程攻擊能力：這裡所謂的「長程」與一般彈道飛彈的分類概念並不相同。大體而言，此類武器爲了提高射程都以空射的方式設計，稱爲「距外陸攻飛彈」(Stand-off Land Attack Missile, SLAM)，如美國的改良型「魚叉」(Harpoon)飛彈以及法國發展中的「阿帕契」(Apache)飛彈。其有效攻擊距離多在四百公里上下，因此可有效保障飛行員與飛機的安全。由此可看出此種武器具有不傷及無辜、減少我方傷亡的優點，這些優點在某些特定狀況中將使決策人員的風險及壓力大爲減輕。

除此之外，諸如匿踪(stealth)武器、戰場聯合情報偵測系統(J-STAR)等技術的發展都將直接改變戰術上的實際行動與作爲，並間接影響軍事戰略設計的邏輯與思想。

五、美國亞太戰略的未來

新戰略的理論架構

要探討後冷戰時期及未來美軍戰略的發展趨勢可說是相當困難的，其原因正如美國前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包威爾(Colin L. Powell)所言：「五角大廈已找不到明顯的對手可作爲戰略計畫的設計基礎了」²⁶，在此情況下美軍所面對的潛在敵人就顯得更加難以臆測與捉摸。因此包威爾所提出的戰備整備(Readiness)、集體安全、軍備控制、水面、航空與太空的優勢、戰略機敏(Strategic Agility)、武力投射、技術優勢、決定性兵力(Decisive Force)等八點戰略原則²⁷便別具意義，其中的戰備整備、戰略機敏、武力投射及決定性兵力四項更可作爲分析美軍戰略的基礎。

註²⁶ Richard L. Kugler, *US Military 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 for the 21st Century*, (Santa Monica: RAND, 1994), p.189.

註²⁷ Colin L. Powell, *op.cit.*, pp. 8~10.

在未來國際環境未發生重大改變的前提下，依照上述的思考邏輯，美國未來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戰略規劃將以下列各點為主要架構：

(一)持續減少「前沿」駐軍：此一觀點並未與「前進部署」戰略發生衝突，只是基於節約國防開支或盟國的要求下撤出或減少駐防之美軍²⁸。在這種情況下，美軍的前進部署部隊若非流於「象徵意義」就是以海空兵力為主的作戰武力。前者的情況我們可由德國重行統一後，其國防部長在九三年於倫敦發表演說時仍表示：「支持美軍繼續駐防德國」²⁹這句話中看出端倪。

(二)機動作戰能力的重視：在未來，美軍的戰略設計將更加側重部隊的機動部署與打擊能力，無論是戰術層面或戰略層次。在戰術層次，強調的是「機動戰」(Maneuver Warfare)的概念³⁰，也就是憑藉著火力優勢將敵人「壓迫」至我方選定的戰場或消耗敵軍的機動力，再由相對機動力較佳的我方部隊將其一鼓包圍殲滅，或繞過敵正面部隊直撲其側翼及後方，切斷敵軍部隊的聯繫，令其失去平衡而瓦解。至於戰略上的考量則是出於「區域戰略」(Regional Strategy)的基礎，這種不同於以往全球性軍事對抗的戰略考量是由於目前美軍必須減少海外駐軍的數量，然而在區域危機或衝突發生時又須由本土部隊前往支援前線部隊或盟軍，在「救兵如救火」的情況下，軍事運輸能力及部隊的機動力自然成為美軍勝負關鍵之所在了。

(三)縱深打擊(Depth Strike)：縱深打擊的觀念可說是美軍「空陸一體戰」(Air Land Operations)理論的精髓。它的基本原則是盡量不與敵軍第一線部隊做持續性正面衝突，以免成為人員與物資的消耗戰³¹，而使戰局陷入膠著狀態。相對的，我方應藉由火炮、飛彈、戰術空軍等長程火力來攻擊敵方的後續梯隊以及指管通情(C3I)系統等支援體系³²。簡單的說，就是避開敵人堅強的正面攻擊，打擊其弱點，從而使敵軍的第一線部隊因無法獲得後續梯隊的補給與兵力支援而喪失「衝擊能量」，終至退卻甚或瓦解。

美軍在九一年的海灣戰爭中已將此理論付諸實行並獲致相當的成功。多國部隊在綿密的空中攻擊使伊拉克的指管系統癱瘓後，地面部隊再以迅速的迂迴動作殺進伊拉克本土，切斷占領科威特的伊軍退路，迫使伊軍首尾不得相救終至瓦解。此戰役可說是依照「空陸戰理論」劇本的一次傑出表演。

當然，由於受到越戰創傷及浩瀚的太平洋地理環境影響，美軍地面部隊要在亞太地區揚威逞能的機會不多，因此所謂的「縱深打擊」戰略就可能是以「海上機動部隊」的航艦戰鬥群作為主體，以打擊對手的海空力量使其無法遂行作戰任務作為主要目標。

註²⁸ Russell D. Howard and Kelly J. Hicks, *op.cit.*, p.44.

註²⁹ Volker Ruhe, "Shaping Euro-Atlantic Policies: A Grand Strategy for a New Era," *Survival*, vol. 35, no. 2, Summer 1993, pp. 129~137。

註³⁰ Richard D. Hooker, "Redefining Maneuver Warfare," *Military Review*, February 1992, pp. 50~58。

註³¹ *Ibid.*, p.51.

註³² 涂西華，「美軍縱深作戰思想發展概述」，*外國軍事學術*（北京），一九九二年一月號，頁四十六~四十八。

(四) **決定性兵力 (Decisive Force)**：美軍在越戰中被越共灰頭土臉的「趕出」越南戰場，波灣戰爭卻能漂亮獲勝，除了兩者的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差異外，美國在越戰中的戰略目標過於模糊亦是主要原因。

因此所謂的「決定性兵力」便是主張當區域危機或衝突出現時，而一切外交努力或非軍事性的折衝都宣告無效，美國決定以軍事手段來解決時，則其介入的派遣兵力須以優於對手的態勢出現，藉壓倒性的優勢在第一擊便擊潰敵人以求速戰速決^③。而此種「決定性兵力」優勢的發揮除了倚靠前述的機動能力外，科技的領先也是必要的條件，此外使用此一原則亦有助於外交目標的達成，因為它向對手展現了美國的決心^④。

此外，藉由優勢兵力來迅速擊倒敵人將可有效降低人員傷亡及軍費開支，此點將有利於美國減少國內民情的反對意見。而在亞太區域，美軍的「決定性兵力」亦將由海空力量構成，不過若考慮到第二章中所提到的亞太軍備競賽，則美軍未來在亞洲要施用此一戰略時，其太平洋艦隊的實力將面臨較嚴酷的挑戰。

美國亞太戰略的新形貌

綜合前文各項因素的分析，我們可據以推測美國未來在亞太地區戰略設計的可能形貌，其主要特徵為：

(一) **逐步建立集體安全機制**：由於後冷戰時期經濟競爭成為國家間主要的競爭模式，因此美國將不願再負擔龐大的軍事經費來協防盟國，其駐軍將僅維持最低的數量。為了避免此區域出現「權力真空」導致潛在敵人藉機坐大，集體安全的機制遂成為美國心目中的理想設計。透過這種具有「預防性外交」功能的多邊性國際安全組織將有助於危機的處理，降低區域衝突發生的機會。

(二) **縮減兵力規模**：美國在亞太的駐軍將進一步的減少，預計將減至八萬名。目前共為十萬人，而駐南韓的美軍約三萬五千名，其中約占兩萬兩千人的地面部隊將優先撤出。然而美軍將在印度洋或西太平洋尋求新基地，因此推估未來的駐亞美軍將維持在八萬人左右。

(三) **著重機動打擊**：美軍現行的新作戰理論是以「兵力投送」為核心^⑤，如此一方面能減少承平時期的軍費支出，在戰時則可由本土獲得必需的機動兵力增援，以集中「決定性兵力」來重控敵手。因此「少兵在前，多兵機動」可說是美軍新亞太戰略的重要特徵之一。

(四) **加強兩洋控制**：美國自菲律賓撤軍後，其對西太平洋地區的控制能力便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而目前雖已進入後冷戰時期，美國對其缺乏西太平洋基地一事仍舊耿耿於懷，原因是西太平洋地區地當中東原油運往東北亞的航線要衝所在。因此之故，美國正極力說服泰國同意其設立基地。因為美國認為暹羅灣正好位於印度洋與太平

註^③ Frank G. Hoffman, "Decisive Force: A New American Way of War?" *Strategic Review*, Winter 1995, pp. 23~34.

註^④ *Ibid.*, p.27.

註^⑤ 喻天野、康洪林，「美軍作戰理論的新發展」，*外國軍事學術*（北京），一九九二年五月號，頁五~八。

洋的中間點上，戰略地位極為重要^④。這也顯示美國相當注重其「兩洋控制」的戰略，一方面固然是為了維繫海上石油運輸線的通暢，另一方面也可能含有制衡印度的海軍力量以及圍堵中共往印度洋發展的意味在內。

(五)維持技術優勢：自從美軍的高科技武器在波灣戰爭中獲得驗證後，美軍對此類高精密武器的不信任感一掃而空。其原因甚為明顯，以F-117匿踪戰機為例，為數只有四十五架的該型戰機在整個波灣戰爭期間共出擊一二七一架次，投擲近二千噸的炸彈，摧毀了約百分之四十的重要目標，本身卻毫無損失。因此高科技武器這種「量少質精」、「以寡擊眾」的特性相當適合作為兵力日減的前進部署部隊的主要裝備。

六、結語

美國在後冷戰時期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強權，雖然其影響力由於前蘇聯的威脅不再而告萎縮，不過其軍事部署的狀況對世界各區域的整體環境仍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被美國視為具有重大或主要利益的地區，美軍的一舉一動都將直接或間接造成該地區強權與美國雙邊或多邊關係的微妙改變。

而亞洲地區由於具備廣大市場與高度的經濟發展，因此美國在此區域自然也有重大利益，在此一情況下美軍自然不會輕易撤離。只不過為了應付盟國的要求與節省國防開支起見，其駐軍人數將予減少。因此如何在最精簡的部隊配置下，使其發揮最大效益並確保國家利益便成為美軍新戰略的主要目標。就實際而言，美軍無論在戰略理論、作戰理論與軍事科技的發展上都具有相當優良的基礎及條件與之配合，因而其由設計新戰略至付諸施行的時程與其他國家比較起來都具有相對性的優勢。

若由美國國家戰略中「區域戰略」的觀點來看，則美軍未來在亞洲的戰略架構與兵力部署的原則應該不脫前述「集體安全」、「縮減兵力規模」、「著重機動打擊」、「加強兩洋控制」及「維持技術優勢」的五項基本考量。而美軍新戰略架構的實際演變及其對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如何，則值得我們仔細觀察。

*

*

*

註④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廿日，版十。